

诗圣传奇

崔泽义 著

重庆出版社

诗圣传奇

崔泽义

重慶出版社

诗 圣 传 奇

崔泽义 著

责任编辑 陈 慧

封面设计 向 洋
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, 印张 11.5

字数 253 千 插页 6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 7-5366-5080-9/I·997

定价:18.00 元

目 录

- 楔 子 知府拜谒诗圣里 村夫演说先祖事
..... (1)
- 第 一 回 文星降生笔架山 子美采文康水岸
..... (12)
- 第 二 回 天津桥上斗学士 洛阳城里扬美名
..... (21)
- 第 三 回 岐王府里行酒令 翰墨场上露才华
..... (29)
- 第 四 回 遇知音琴瑟诉情 遭逼婚祸从天降
..... (39)
- 第 五 回 抱不平反遭诬陷 为避祸含恨离乡
..... (47)
- 第 六 回 对哑语张通高中 初举士杜甫落榜
..... (56)
- 第 七 回 万全店智胜奸相 济南城击败擂主
..... (67)
- 第 八 回 大明湖子美题诗 宰相府杜位招亲
..... (77)

诗圣传奇

- 第九回 李杜洛阳初相会 国事安危系忠心
..... (86)
- 第十回 董炼师口授秘诀 郭子仪开弓降兽
..... (97)
- 第十一回 狂歌酣饮古吹台 踌躇满志入京师
..... (107)
- 第十二回 杜位宅贿客盈门 汝阳王又陷肉阵
..... (118)
- 第十三回 朱雀门外风波骤 勤政殿内搪塞巧
..... (128)
- 第十四回 考场上杜甫奋笔 棍棒下李邕丧命
..... (136)
- 第十五回 全部考卷化灰烬 野无遗贤铸奇冤
..... (146)
- 第十六回 裙带铺平天堂路 诤谏坠入地狱门
..... (153)
- 第十七回 咸阳桥遭人劫持 刺史衙当堂验针
..... (160)
- 第十八回 寻求宝像邀恩宠 三大礼赋惊圣驾
..... (171)
- 第十九回 大明宫宰相试文 中书堂对答如流
..... (179)
- 第二十回 集贤殿里不集贤 勤政楼上非勤政
..... (189)
- 第二十一回 咸阳桥头悲吟诗 率府参军且逍遥
..... (197)

目 录

-
- 第二十二回 杜子美奉先咏怀 安禄山范阳谋反
..... (208)
- 第二十三回 杜甫被俘押长安 李白获罪流夜郎
..... (217)
- 第二十四回 装疯卖傻紫宸殿 麻鞋布衣凤翔宫
..... (225)
- 第二十五回 触逆鳞三司问罪 忧国事羌村赋诗
..... (235)
- 第二十六回 送贾至衷言相劝 会严武恶气横生
..... (243)
- 第二十七回 杜甫遭贬华州府 张通被困宋州城
..... (252)
- 第二十八回 凛然正气撼千古 三吏三别传万世
..... (262)
- 第二十九回 心遭蹂躏怒弃官 身困同谷犹忧国
..... (274)
- 第三十回 怅然四顾路茫茫 孤注一掷入蜀州
..... (289)
- 第三十一回 旧日情人惊相遇 久别诗友喜重逢
..... (300)
- 第三十二回 劝严武宽政爱民 接官诰愤然投江
..... (310)
- 第三十三回 无心接受员外郎 有意恤民苦谏兵
..... (320)
- 第三十四回 严武听谗斩杜甫 于美冒死谏郑公
..... (330)

诗圣传奇

- 第三十五回 祭亡友反遭欺辱 离巴蜀飘泊三湘
..... (340)
- 第三十六回 巨星陨落湘江岸 诗圣魂归笔架山
..... (353)

楔子

知府拜谒诗圣里 村夫演说先祖事

大清雍正二年的正月十三日，大雪飘飞，寒风嗖嗖。路上积雪埋膝，行人绝少，偶有所见，只是几具僵尸。山山岭岭披着一层茫茫银装。

从郑州通往巩县的官道上，一队人马正簇拥着一乘四抬暖轿，自老犍脊上匆匆而来。

暖轿内坐着一位四品朝官，四十多岁年纪，姓张名汉，字月槎，新迁洛阳知府，急着要在元宵节之前赶到府衙上任。

张汉出身于平寒人家，自幼靠三亩薄田糊口。十年寒窗，铁砚磨穿。临上京赶考之时，竟连几两盘缠也筹措不起，还是老父忍心卖了耕牛，他才勉强进了京师。三场下来，竟一举成名。先选翰林学士，近放洛阳府尹。

一路颠簸，难免有点困乏。暖轿内放着两只铜炭炉，炭炉里的炭火随着轿杆的颤悠忽明忽暗，炭气熏得他昏昏欲睡。他猛地打了个激灵，见轿前有一老者，青衣方巾，面目清癯，形如枯枝，骑一蹇驴，横桥而过。他急忙掀开轿帘，大喝一声：“何处村夫，如此无理，竟敢闯我轿杆?!”

众轿夫和护从人员正在大雪中埋头赶路，忽听大人这么

一喝，急忙停下脚步。那随身书童扑打着身上的积雪上前禀道：“启禀老爷，路上并无闲杂人等。”

张汉抬头看看，见茫茫大雪中，轿夫和吹鼓手们个个气喘吁吁，哪有什么老者？想是自己白日做梦，不觉哑然失笑。摆摆手，喝令继续赶路。

他放下轿帘，恍惚间正要入睡，又见那骑驴老者喝着驴儿，踏着积雪，再次从轿前穿过。这一次，他看得真真切切。只见那人瘦刮骨脸儿，满脸皱纹如同晒干的大枣，下颌上挂着一把苍白的胡须，两眼昏昏，像是被柴烟熏了一般。破旧的衣衫在风雪中索索飘抖。

张汉猛地一惊，原来又是一梦。这老者好生面熟，只是一时心急，想不起来曾在何处谋面。他把平生所见之人一一在脑海中寻出，仍是没有头绪。

轿子转下大坡，来到洛河川底，风雪似乎小了许多，一条小溪拦住了去路。那路边一片柳林，柳枝上挂满雪花，朦朦胧胧，犹如梨花盛开。柳林旁边，有一座小小的酒肆。书童见了，便命轿夫停下，上前问道：“老爷，轿夫们一路疲劳，可否让他们休息片刻，喝杯水酒驱寒解乏？”

张汉说道：“今日路程还远，若不及早赶路，只怕天黑到不了偃师。明日仓促进入洛阳，慌乱之中怕有差错！”

这些轿夫都是临时抓来的官差，一听不让歇脚，心中老大的不悦。其中一个年轻后生嚷道：“老爷坐在轿内，自然不知抬轿人的辛苦。‘咫尺荣枯异’，古今都是有的！”

张汉一听轿夫吐出杜甫诗句暗责自己，不由怒声喝道：“一个烂轿脚，也配在本官面前搬弄杜诗?!”

那轿夫脸一红，圆瞪了眼，回驳道：“‘诗是吾家事’，

与你何干?”

张汉冷笑一声：“‘诗是吾家事’？好大的口气！你家可出过赵、钱、朱、王？”

赵、钱、朱、王为当代四大诗人，闻名天下。可是那轿夫却道：“我不认识什么赵、钱、朱、王！”

张汉怒道：“连赵、钱、朱、王尚且不知，竟敢夸口‘诗是吾家事’，真是狂妄至极！”

那年轻轿夫却指着不远处的一块石碑冷笑着问道：“大人饱读诗书，不至于不识此人吧？”

那张汉正待继续发作，抬头看时，见路旁一块石碑。那石碑青石刻成，半截埋在雪中，因年代久远，斑斑剥剥，甚是粗粝。只是那“大唐杜工部故里”几个大字还赫然醒目。

张汉一见到了诗圣故里，不觉满面羞惭，立即走下轿来，对着石碑深深作了三揖，而后传令前面衙役快马报知洛阳，就说老爷路上劳困，要在此处住宿一晚，后日方可到达。

打发走衙役，一行人进了酒肆。卖酒的大嫂见是官员，急忙擦桌挪凳，洗杯涮盏。张汉坐下，唤来那年轻轿夫问道：“听你话音，定是诗圣后裔。下官不知天高地厚，多有冒犯。更不料一代诗圣，千秋之后，其后人虽穷困仍斯文如此！只是不知先生名讳，系诗圣几代子孙？请……赐教，也好让下官一表景仰之情！”

那轿夫慌忙恭身拜道：“小人名祺，贱字有禄。虽祖上有诗圣之称，然小人家境贫寒，并无田产延师读书。只是家祖终生搜集先祖奇闻，闲时讲与我听，偶有几句记心，也只是挂一漏万。”

二人正在说话，酒家端上酒菜。杜祺接过摆在桌上，端

了酒壶斟上。那张汉端起酒杯，呷了一口即又放下问道：

“不知令祖身还健否？下官欲一拜尊颜，不知可否赏脸？”

“大人屈驾寒舍，自是蓬荜生辉。只是家中破败，有辱大人玉趾。”

“吾自幼熟读诗圣大作，心弛神往。只恨生世太晚，不能投拜为师；又惜诗圣后世潦倒困苦，未能解囊相助。今至家门，岂有隔门而过之理？劳烦先生带路。”

二人谈了几句，那张汉就急着要登门拜访。杜祺无奈，只好前面导引。

众人冒着风雪，转过一片竹林，张汉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：那年进京赶考，来到闱闹之内，一入闱房，大门咋的一声便被锁上，门外重重兵士枪刀戟战林立。一个穷乡僻野的小书童，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？早被吓得七魂出窍，头脑里已是一片空白。面对考题，汗流浹背，头昏脑胀。眼看终场将近，还不曾写出一个字来。眼见举士无望，便伏桌打盹。刚要入睡，见一老者，面目清瘦，满脸皱纹，颌下一把花白胡须，青衣方巾，骑驴而来，口中喃喃念道：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于是，他顿然大悟。猛然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自此，文思泉涌，下笔如神，三篇文章，一挥而就。那考场上所梦见的老者，与今日所见的老者正是一人。莫非诗圣暗中相助乎？

张汉想着，来到一座山前。此山虽说不大，倒也奇特。三个峰尖，并肩而立，中间一峰略高，两边两峰略低，俨然像座笔架。雪封冰裹，犹如玉雕一般，透出一股灵气。张汉看着甚是惊奇，忙问杜祺道：“此山何名？”

杜祺停住脚步答道：“笔架山。相传这是吾家诗圣先祖自天宫下凡之时，玉帝所赐笔架。山后还有一山，山顶之上，四面高，中间低，像个砚台，当地百姓称之为‘砚窝池’。那池中一股泉水，冬夏不枯，有人曾梦见先祖就是蘸着砚窝池中的清水，在蓝天上写诗。”杜祺说到这里，腼腆地笑笑：“这些都是俚语村言，不可当真。”

张汉忙道：“民心是秤，天意难猜。虽然荒诞怪异，听来倒也有趣。”

再往前走，笔架山下，一方小院，坐北向南，大门朝东。进得门来，一股梅香扑鼻。只见三间瓦舍，一孔土窑，窑脸用青砖表砌。院中一棵枣树，一棵香椿，还有一株梅花。那梅树有一围粗细，只是半边已经枯朽。那立着的半边上，发出一枝新条，条上正开着几朵小花，红得耀眼。张汉一见此梅，不由想起杜甫那句“秋风楚竹冷，夜雪巩梅春”的诗来，想着诗圣晚年飘泊江南异乡，孤舟一叶，无衣无食、饥病交加的凄凉景象，一股悲酸不由袭上心头。

张汉正在雪中品梅忆诗，杜祺在院中喊道：“爷爷，知府张大人看你来了。”

杜祺喊了几声，没听应声，就独自进窑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搀出一位老人。那老人也是面目清瘦，头发已经雪白，两眼宝光四射，拄着一根竹杖，颤巍巍地迎了出来。

“杜老先生玉体安康？”张汉顾不得拍掉身上的雪花，急忙上前拜道。

“愚民杜耕，草字村夫，拜见大人！”那老人说着，就要跪拜，张汉慌忙双手将他搀住，说道：“我等儒生，自幼习学诗文，自是诗圣私淑弟子，今日慕名拜访诗圣故里，何敢

辱老先生玉体？”

二人说罢，张汉被让进窑内。

这窑洞有三丈多深，里边也是青砖砌圈。进门右手放着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，桌子只有三条腿，另一条腿用根树枝撑着；一把椅子已经没有靠背；另一把椅子的座板已烂了一角。这些家具虽然破陋，擦拭得倒很干净。桌上摆着一个香炉，点着两支红烛。香炉里香烟袅袅。香炉前还摆着两盘供果、三杯水酒。

张汉一见这种场面，猜知是个喜庆的日子，忙问：“今日是……？”

杜耕答道：“今日是诗圣先祖一千零一十二周年诞辰。”年年如此，略表敬意。”

张汉一听说是诗圣诞辰，也未敢落座，急忙恭恭敬敬地站在桌案正前，作了三揖。抬头观看，只见桌案上方挂着一幅画像。张汉不看便罢，看过以后，不由泪如泉涌。原来画上画着一位老者，面目清瘦，满脸皱纹，颌下一缕花白胡须，两眼昏花，正骑着一头蹇驴，迎着秋风落叶在天地间飘泊。画的右上方，题着《诗圣杜工部员外郎之写真》。张汉想起今日路上所见和当年考场之事，猛的扑地跪拜，大声嚎啕起来。

那杜祺和老翁见知府大人跪地嚎哭，心中不由觉得蹊跷，上去劝止，扶坐在破椅上，沏了茶来，细问根由。张汉便把今日路上所见和当年考场显灵一节说了。杜村夫竟击掌惊叹道：“吾家自诗圣先祖之后，再无写诗之人。但民间对先祖传闻很多。老夫好奇，多有采撷。不料奇中更有奇者，竟有知府大人所遇之事！”

张汉道：“老先生搜集诗圣之奇闻逸事，可否借下官拜读？”

杜村夫道：“这些都是闲人胡侃，本不足为正史，怎敢有污大人慧目，贻笑天下大方？”

张汉道：“晚生对诗圣十分崇敬，自然是善者扬之，不者讳之，又有何妨？”

杜村夫走进窑埕儿，从箱内取出一个楠木描金漆盒，打开来，从中取出一个红绫方包，打开几层绢绫，先取出一册黄绫面的家谱，双手递给张汉。

张汉用双手接过，见封面上写着“晋当阳成侯、唐工部诗圣世系谱”，还盖有皇帝御览过的印记。翻开细看，杜氏世系如下：

杜村夫指着家谱上的杜预道：“一世祖曾是晋代名将，祖居京兆杜陵，精通战略，时有‘以计代战一当万’之誉，封为镇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军务，镇守襄阳。并在戎马倥偬之中多有著述，亦为一代文士。四世祖逊公，为魏兴太守，随晋元帝南迁，移居襄阳。十三世祖子美公诗中常提到的‘杜陵布衣’、‘少陵野老’中的少陵，杜陵，指的就是京兆祖居。

“远祖以来，自晋至唐，杜氏门内，历代在朝为官。入隋之后，子孙不肖，多为县令、县尉、员外郎一类小吏，但文风日盛。至唐代，十世祖依艺公任巩县令，携家从襄阳迁此。十一世祖审言公为杜氏登上诗坛的先导，于五言律诗颇有贡献，被誉为唐初‘文章四友’之首。”

张汉一听杜耕讲起祖先之事，头头是道，脉络清晰，想必对杜甫有更多的了解，忙问道：“杜老虽居乡村，知识渊

博。在下有心请教诗圣的家教、逸事，还望不吝赐教。”

杜耕连忙答礼：“村夫不才，一知半解而已。要说起十三世祖子美公的家教，可谓双流并进。”

“噢？”张汉恭身问道：“何谓双流并进？”

村夫接着说道：“自晋以来，吾门杜氏世代为官，以‘奉儒守官’为处世之本。他在《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》中写的‘传之以仁义礼智信，列之以公侯伯子男’、‘奉儒守官，未隧素业’便是证明，就是要通过作官来推行儒家之道，实现他‘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’的终生抱负。后来，他四处碰壁，理想落空，仍在告诫亲友：‘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’。他之所以要‘守官’，确乎为了‘奉儒’行道。一旦被 he 看透官场腐败，儒道难奉，自然就要愤然弃官了。此谓一也。”

张汉听到这里，连连赞许：“精辟！精辟！请问其二呢？”

村夫给知府大人杯中续了热茶，接着说道：“吾门杜氏虽说历代‘奉儒守官’，却也出了几位奇人。武后时期，十一世祖审言公因得罪武后奸党，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，同僚司马周季童为户部郭若讷所惑，将审言公下狱，意欲加害。审言公之次子杜并，年方十六，决心伸张正义，为父报仇。一日，趁宴会之机，怀刃猛刺周季童，将周刺成重伤。杜并公虽当场毙命，却落下匡扶正义、为父报仇的美名。审言公亦因此得救，回到洛阳。在杜并公之前，杜家就曾出过舍身取义的奇人。审言公的曾祖父叔毗公，事母至孝，因其兄君锡公被曹策所杀，他昼持钢刀，将曹策杀死在京城，然后从容自缚，报官自首，一时名动京师。特别是子美公的舅家崔

氏，是唐王室的亲戚。武后专政以后，太宗、高祖的子孙多遭杀害，使子美公对宫廷内部的残暴不义有了较多的了解，更促使他刚直不阿性格的逐步形成。此谓二也。”

张汉听了，击桌叫绝：“深刻！似这等内幕情况，怕是把杜诗读烂也读不到的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说着，亲手给杜老续了一杯热茶。

村夫呷了一口茶水，不由怆然长叹道：“可怜一代诗圣，终生凄苦，身后萧条！”说着，从楠木漆盒内取出一张四尺见方的黄绫，乃是当年唐肃宗授杜甫左拾遗的诰敕，上边用二寸大的楷书工笔写道：

襄阳杜甫，尔之才德，朕深知之。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。授职之后，宜勤是职。毋怠。

至德二载五月十日

年月日处盖着御宝，宝方五寸许。

杜村夫情感激愤，也顾不得许多忌讳，朗声说道：“纵览子美公一生，生于‘生常免租税，名不隶征伐’的宦宦书香世家，自幼以‘奉官守儒’为其圭臬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开其视野，拓其胸襟，遂成百代诗圣。如此一位旷世奇才却穷困潦倒，四处飘零，客死湘江小舟之中，莫非果是文章憎命、时数限人耶？以村夫之见，大谬不然。申生至孝，见疑于亲；子胥至忠，见诛于君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；乐毅破齐而遭谗佞。盖忠贞之士，在庙堂之上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何曾揣摸上意，曲心逢迎，以求仕途腾达，富贵骄人耶？早在尧舜之时，圣贤无私，择贤而任。位上者